

风铃文丛

散 生漫笔

牛
汉
著



■ 北京文艺出版社

牛 汉

文 风
丛 铃

FENGLINGWENCONG

散
生
漫
笔

北京文艺出版社

散生漫笔

牛 汉 著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(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)
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7.5 字数:166千字

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册

*

ISBN 7—5378—1826--6

I·1778 定价:12.00元

目 录

换 眼 记

- 1 △ 换眼记
- 5 △ 墙头草
- 9 △ 玉兰花是这样开的
- 12 △ 从一只破旧木箱想到的……
- 16 △ 活着的伤疤
- 19 △ 接羔
- 22 △ 船的出发

人姓牛·诗属龙

- 25 △ 诗与我相依为命一生
- 29 △ 人姓牛·诗属龙
- 32 △ 略谈我早年的诗
——摘自给孙琴安的信
- 34 △ 诗为什么越写越难
——摘自给刘畅园的信
- 36 △ 奇特的生命体验
——摘自给童蔚的信
- 38 △ 从心胸里咳出的诗

目 录

- 摘自致胡征信谈胡宽的诗
- 41 △ 谈“野诗”
- 43 △ 谈谈我的汗血气
- 46 △ 探求梦境的历程
- 我与外国文学
- 54 △ 谈爱情诗
- 58 △ 关于文字与创作的关系
- 致郑敏的信
- 62 △ 在阅读中思考

重 逢

- 69 △ 重逢
- 80 △ 谈胡风
- 90 △ 漫说老聂
- 94 △ 无题谈
- 涉及丁玲的散文《彭德怀速写》
- 98 △ 率真的性格
- 读丁玲的四封信有感
- 101 △ 一个不相信死的人
- 记与肖军最后一次见面

目 录

- 104 △ 一颗不灭的诗星
——痛悼尊师艾青之一
- 119 △ 我爱这土地
——痛悼尊师艾青之二
- 123 △ 一个温暖的人
——感念作家靳以
- 127 △ 一片静穆的山林
——悼诗人方敬
- 131 △ 致吕剑的信
- 137 △ 齐越和他的声音

疼痛的血印

- 147 △ 《艾青诗选》前言
- 153 △ 诗, 苏金伞和我
- 161 △ 试对郭小川诗的评价
——致杜惠信谈《郭小川年表》
- 164 △ 疼痛的血印
——序张洪波随笔集《摆脱虚伪》
- 170 △ 生命的震颤
——以简代序
- 177 △ 青春的风

目 录

——序黄殿琴诗集《相思》

183 △ 任何主义都与你无关

——致姚振函的信谈《感觉的平原》

188 △ 平常而真实的心

——序介聂诗集《带齿的烛照》

192 △ 不要散失了乡情

——读《山民》致刘向东

194 △ 冲破城堡和阴影

——序杜国光诗集《城堡》

198 △ 远方的知音

——读埃乌热尼奥·德·安德拉德诗集《新生》

204 △ 关于诗的一次发言

——一九九六年夏在日本一次诗歌座谈会的发言片断

凋零季节的野花

207 △ 一朵奇异的花

209 △ 梦境

211 △ 在悬崖边

目 录

- 213 △ 含鄱口
215 △ 一段神秘的路
217 △ 凋零季节的野花
219 △ 桂林的大蟒和老虎

222 △ 后 记

换眼记

近几年我的视力突然衰退，医生诊断是老年性白内障，而且是“老双白”：两只眼都被“白”蒙上了，这一点儿不冤枉我。几十年来两只黑白分明的眼睛跟着我受够了罪，伤眼的事儿看得太多了。现在右眼的视力只剩下零点零六，伸手不见五指。好在左眼还维持到零点八，勉强可以看书写字。可是只靠一只左眼看世界，感觉太片面，眼前的东西，总像错了位似的，提笔创作，字总写不进稿纸的格子里。最令我不安的是，走路

身子失去平衡。记得十多年前，多次听右眼失明的艾青伤感地说：“人活在世上只靠左眼可不行！老摔跟头，把右胳膊都摔折了。”他不无自嘲地说：“为什么我这一辈子问题老出在右边？”这当然是句笑话。

两个月前，我只好去医院求治，医生劝我住院做手术治疗，说现在不需要等白内障成熟之后再做剥离手术，可以在病眼内植入一个人造晶体，就可以复明。有几个朋友提醒我，应当审慎一点，切不可操之过急；换晶体的手术引进才几年，还带有一定的风险，老老实实坐在家里安度晚年算了，世界看不清楚，就不看好了。但我考虑到还有不少创作项目没有完成，对人生须作一番交代才能瞑目，于是下决心做手术。这也许跟我的性格有关，有一线光明，为什么不追求呢？

四月二十八日下午，我住进了医院。手术前已做过全身性检查，心脏，血管，还有右眼底，都没有发现问题。在安静的病床上看了《里尔克诗选》和《瓦雷里诗歌全集》。五月四日，护士把我带进手术室，医生嘱咐我好好配合。听说这种手术只需半个钟头就可完成，而且晶体一旦植入，当下就见效，说得神乎其神。两只手臂被固定了起来，右眼四周打了麻药。我想，大灾大难都过去了，这么点痛算不了什么，由于是局部麻醉，头脑仍清清楚楚的。没想到手术几乎用了两个小时。我绝对地听大夫的话，“忍着，眼睛不能眨动。”“右眼朝下看。”不敢有一点自动行为。

我提醒自己，头脑可不能有一瞬间的迷糊和闪失，万一我的梦游症发作，大喊大叫，从手术台上滚下来，那结果可就不堪设想了，梦游症常常在刚入睡时发作。我清醒地感觉着手术的全过程，时间似乎过了好久好久。右眼一直圆睁着。突然觉得，甚至望见了，右眼的里里外外正发生着某种翻天覆地、闪烁不定的变化，右眼睛成了一黑洞。随后，隐约看见了一片晃动的彩色云团，心想，我的右眼要换了。我应该写一首小诗，题目叫《一颗光明的星体

是这么诞生的》，我一边玄想，一边快活地笑着。宇宙间的星球多半就是由旋转乱动的彩色云团渐渐地凝结而成的。刚才，我真真切切地望见了那片飘浮旋转的彩云。上中学时，老师讲过，天体的形成有各种说法，其中有一种星云说。我觉得这个说法有道理。正当我构思小诗的时候，眼前的彩色云团渐渐地澄清了，显现出黎明一样的白净，随即望见许多闪动的影子，就像一群飞鸟从眼前飞掠了过去。听见医生和护士的笑声，手术结束了。右眼睛又被蒙着。我问医生：“手术怎么样？”“很好。”大夫问我：“你看见了什么？”我说：“看见了朝霞，看见了黎明。”大夫说：“感觉很准确。”这位主刀的大夫知道我是个老编辑，还写诗。十多年前，他曾为秦兆阳做过眼睛手术。

我被推回病房，想不到麻药的劲儿一过，竟然痛了我三个钟头，钻心的痛。哦！原来眼睛也连着心，难怪人们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。

次日早晨，到治疗室检查换药，当医生把我蒙着的右眼揭开的一刹那，我惊呆了。眼前熟悉的景象变得鲜亮而陌生，顿然觉得恐怖起来。我立刻记起几天前读过的里尔克的诗句：美是恐惧的开始，每一个天使都令人恐怖。新的右眼（已忘了它是人造的晶体）真的为我带来了美丽的恐怖。眼前的大夫的形象、面孔、头发都显得异常清晰新鲜，仿佛幻变成另一个人。当我站起来时，觉得身子在晃悠，人整个又失去平衡。

为了求得视觉的平衡，人活得安生和安全些，我才做这个手术，可现在不但没有获得平衡，眼前的东西更加晃动了。医生告诉我，慢慢地就会适应。果然两天后就好多了。我对来探视的家人说：过去右眼几乎作废，靠一只老朽的左眼看东西习惯了。今天用这只鲜亮的右眼看一切，才顿然懂得了什么是老眼昏花，才明白过去我看任何东西都是带着灰调子。现在右眼新得反常，感到疑虑不安，甚至想，尽管我的右眼植入的晶体，等于换了个新眼，但

毕竟是人造的、假的。我对家人说，眼前的东西，都显得贼亮贼亮的。此刻这两只眼睛毕竟不是新生的一对，相互不信任。我真有点怀疑：哪一只眼睛看见的才是真实的世界。

回到家里之后，好多朋友关心我的眼睛，我对他们说，我的右眼睛是人造的，是假的，看见的却是春天，是一片童年的世界；我的左眼是我本来的眼睛，但看见的却是秋天。我这两只眼睛所看见的，真不知哪一只看见的是假的，直到此刻还疑疑惑惑，不敢断定。

大夫告诉我，半年之后，可配一副眼镜，把两只不合作的眼睛协调起来。现在右眼植入的晶体仍没有最后稳定。然而尽管我仍有点心神不宁，对新眼不完全信任，却不得不承认这个光明的事实：自从右眼植入人造晶体，视力已从零点零六提高到零点六，这能是假的吗？如今不但伸手可见五指，而且眼前的世界真正鲜亮了起来。

墙 头 草

这许多年来，墙头草一直是一个被讽刺侮蔑的对象，说它骑在墙头上，随着风向左右倾倒，很没有骨气。墙头草不会说人话，无法向人文世界辩诬，我为它伸冤。我以为墙头草是与悬崖边的树同样坚强伟大的生命。它曾经在我困厄的时刻给过我深情的安慰和力量。我永远感激它。

四十九年前的一个夏天。汉中城内一间牢房，只有六平方米，门外面上锁，厚重的木门上有一个圆圆的洞。白天，只有很短的时

间能从这个空洞透进巴掌大的阳光。后墙的上端有个窗口，不过一尺见方，封着密密的铁栅栏，仿佛一只恶狼的有睫毛的眼睛，冷冷地朝里窥探着；又像一个人龇着牙齿在冷笑。牢房阴暗而恶臭，凝聚着稠稠的不流动的霉味，在这里，连空气似乎也在囚禁人。深夜，牢卒从门上的圆洞用手电朝里照射，查看每一囚徒的动静，有时还点名。

曾经在这个牢房住过的囚犯，遗留下一副他们用泥捏的象棋，棋盘深深地刻画在泥地上，还在土墙上画了许多粗俗的画。这就是我的小天地，严格地说，并无天和地可言，活像个墓穴。

这间牢房只有一个好处，十分圈音，当我唱起《囚徒之歌》：“生活像泥河一样流，机器吃我们的肉……”声音膨胀得非常特别，嗡嗡地如滚雷回响着，整个牢房变成共鸣的音箱，土墙似乎也颤动着发出了声音。为了解闷，我白天黑夜地唱，招来后窗外另一个巷道里囚徒们的掌声和喝彩声。

一天上午，放风的时候，有人从后窗扔进一小块土。朝那里一望，现出一个苍白的面孔，眼窝很深，络腮胡子，操着河南口音，他向我打招呼：“喂，大学生，唱得好听！教教我们！”他说他过去在我这间牢房住过两年，他被判了无期，罪名是土匪。我问他：“真是土匪？”“真是。”他并不悲哀，更无悔恨之意。我对他说，“我唱时，你们一声一声跟着唱，慢慢就学会了。”以后的几天，我唱一声，听见墙外真的有人跟着唱。他们要我抄一份歌词，他们中间有一个人识字，抄好的歌词我从后窗口扔了出去。

“喂，大学生，送点花给你。”我个子高，从后窗口伸手接了过来。哪里是花？全是草。不过绿茵茵的，一股青草气扑面而来，顿时闻到了广阔的大自然的气息，心情跟着便爽朗了起来。我说：“是草，未见有花。”趴在后窗口的人笑着说：“有花，有两朵。”我仔细找，真的在草里找到了两朵小小的黄花。我闻了闻，微微有点苦甜，像我们家乡春

天的苦苣的味儿。我问：“从哪里弄来的？”“墙壁上。墙头上的草更密，花也多，可够不着。你尝尝，那小黄花，那叶子，都可以吃，越嚼越有味。”他告诉我，墙壁上的草，今天只开了这两朵，每天都有开的。我谢谢他的花，还有草。但我没有尝花和草的滋味，我晓得一定很苦、很涩。

我们话还没有谈完，突然听见（准确地说是全身心地感触）枪声，不是响，简直就是爆炸，立即闻到了呛人的硝烟味。听见那个趴在窗口的囚犯重重地坠落到地上。前后不过半秒钟工夫。

塔楼上的狱卒厉声喊叫：“再爬墙，就打死你！”第二天，听说那个送草花的人腿上挨了一枪。以后虽然再没有人送草送花，但他们跟着我天天唱歌。有时，我不唱，他们也唱，他们像一群狼在嚎叫。

记得我当年很想写一首诗，没有写成。诗的大意是：他们送我一束草花，我送他们一支嚎歌，不论草花，还是嚎歌，枪声绝不能使它们灭亡。

给我的那一束草花，三五天之后才慢慢萎谢，它比一般生长在大地上的草似乎顽强许多。它的叶片，还有细细的茎部都很有韧性，有点像几十年之后我在戈壁滩见的芨芨草。我惊喜地发现草叶里隐藏着一只小甲虫，漆黑的光泽，很神秘，有两只小极了的眼睛在东张西望。实在令人惊奇，它能听见我们的歌声吗？它能听见那几响枪声吗？

当天放风时，我发现我的巷道的对面墙壁的墙头上，也有一丛丛草，也是那么青嫩。铁青的砖墙缝里，居然能滋生出几小撮草！仔细瞧，也有几朵小花，有黄的，还有红的。这时才相信那一束草是从墙壁上拔下来的。正如那个挨了枪子的囚徒说的，墙头上的草太高，无法拔下来。这个发现使我真兴奋。有一天，我看见几只蝴蝶在墙头草上飞翔，有几个夜里，还听见窗外空间幽幽地飘荡着蟋蟀的吟唱。我想，它们一定是在墙头草丛间吟唱的。谢谢你

们！

墙头草并不愿意自己的生命落生在墙头上，它们的同类都生长于大地或河边肥沃的岸上，或湿润的山林。一定是命运的风把草籽从远方吹到了墙头的砖缝之中的。幸运的草籽（也许只有三粒五粒），由于雨水或露水的浸润而萌发出了细小的芽叶，它们终于生根，终于艰难地找到了一点活命的泥土。高高的墙壁和荒秃的墙头没有一滴水，小草如何生长？没有谁怜悯它们，为它们浇水，当遇到久旱不雨的枯干燥热的夏天，这些孤苦无告的墙头草如何活命？真难以想象。它们比监狱的囚徒活得还要艰难。当风暴向它们无情地吹袭，它们挣扎着（绝不哀哀地求乞），倾倒着（绝非跪拜），它们几乎被连根拔起，然而它们终于坚强地活了下来，而且还开出小小的花。为此，它们的根必须扎得很深很深，死死地在墙缝中求生。雨水顺着根须流入墙缝的深处，它们的根才借以生出长长的根茎和一球一球的根瘤。因为墙头草，我才更加理解了根，生命的根，特别是那些在厄运中挣扎的根，为什么大都是苦的，而且在苦涩之中还蕴含着一点点甜味，让囚徒们咀嚼到了。没有这一点苦涩中发甜的希望，墙头草绝开不出小黄花。

或许有人会诘问我，把墙头草、囚徒和歌唱联系起来似乎有些勉强，特别对墙头草，人们很不理解。但对于我来说，那一丛丛墙头草，却是一个亲切而庄严的生命的境界，如若没有那一丛丛青葱的墙头草和那些小小的花朵；如若白天没有蝴蝶翩翩飞翔，夜里没有蟋蟀的吟唱，我的那段被囚禁的生活必定会更加郁闷和悲凉。

对于后窗外的囚徒们的心灵来说，我当年的歌声多么像墙头上的那一丛丛青草，多么像草丛间蟋蟀的吟唱和蝴蝶的飞翔。

因此，我深深地尊敬和感念在苦难中求生存并给人以精神力量的墙头草，绝不仅仅是出于一点同情。

玉兰花是这样开的

每年三月末到四月初，我每天清晨必去宿舍附近的一个公园，为的是能赶上玉兰花开的时刻。花期只有短短的一个把星期，有两年我就错过了。今年本是个暖冬，没有下过一场大雪，春节前后那几天，白天气温已达到十三度。一个多月过后，天气仍没有真正暖起来。整个公园的基调仍是冬天的颜色，灰灰的。几株玉兰也灰灰地兀立着。我的心又灰又冷。

北京的春天一向来得艰难。
十三年前我写过一首小诗《第一